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震澤集卷十七

明 王鏊 撰

記

天趣園記

延平多佳山水而蕭君九成之園特占其勝九成之言曰凡觀游勝槩以人力為之則費且勞因其故焉則省且佚吾之有是園也吾無作焉其景有十皆因其故為之園東抵高山山之麓青壁數仞蒼翠巉絕有巖巖之

氣象是為石壁石壁之下巨石坡陀平衍可坐數人曰盤石泉出山下自南流入旱澇不見盈涸曰源泉源泉號號西北詰屈流導為流觴曰曲水曲水流數十步緒以大池廣可數畝曰方池水自池下流日夜不息作碓其傍其機自動不煩人力曰水碓水抵北復南折為大溪有石臨之曰釣磯石壁之左有窟如屋相傳昔人煉丹於此曰丹穴曲水分支西流有軒瞰其上曰漱清緣溪作亭溪外諸山隱隱可見曰仰高山之松竹杉桂四

時蒼翠鬱然名花彙列怪石駢峙皆可以供游觀者他
日吾將老焉其言如此予以為今之事游觀者絕礧壑
隳丘隴披灌莽疲極人力甚者如李衛公平泉之為其
亦勞且費矣然求如茲園之天趣不可得也語云為高
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九成之為園如此則其為政
于吳江可知也已無亦因其俗以成其治乎予乃為記
于壁庶後之人觀其園以考其政也

通州重建狼山廟門記

狼山之顛有廟焉以祀泗州大聖而今始新之曷為新之報功也自頃奸臣擅朝盜賊紛然起北方所過屠掠流血成川城市為墟久之上廼改命都御史陸完彭澤節制山東河南諸軍且調沿邊健卒屢與賊戰賊始北犇潰賊酋劉七尤號桀黠俄南犯鎮江江陰已廼棲狼山狼山當海之衝江之委賊假息茲山志窺吳會於時東南騷動人莫自保一日賊忽泝江而去去未幾又蔽江而下上下倏忽莫敢櫻其鋒都御史完統將士自山

東奄至澤與咸寧伯仇鉞都督時源繼至分據江口賊
懼復保狼山忽海風大作賊舟糜碎完密遣總兵劉暉
卻水星行襲之賊據廟門天下如雨官軍不能入因縱
火焚廟門久之不然暉默禱如破賊當葺廟如舊火廼
隨熾賊惶駭四竄官軍乘勢追斬賊衆殲焉東南大安
議者謂王師之捷雖將士出奇賈勇非颶風助順回祿
効靈則賊未易殄滅東南蓋岷岷矣今城市村墟鬱然
無虞父子室家安然相保果誰之功乎捷聞完等及將

士皆進爵有差而暉永念神之功不可忘廼捐賜金改作廟門經始正德壬申十月癸酉三月告成求紀其事於碑以彰神異大聖之名莫知所始聞之內典則觀音大士之化身也屢顯異蹟若降龜山之魔卻少林之兵退宣和汴京之水世多侈談而儒者無傳焉今茲復擁護王師保障東南福祉在人耿耿不誣揆之祀典非所謂興雲雨捍大災禦大患者乎固宜世世廟食茲土以保艾我民於無疆也銘曰

維海有門大江自入江海之交有山屹立大聖廟茲宰
堵其疑鎮遏鯨波龍宮蜃窟辛未之春爰有大懟剽焚
北方僵尸橫被天兵其來則維斯允南保茲山陰覲吳
會維神祐民維天厭盜實作大風乾旋坤掉鬱攸從之
盜始大駭我師奮揚賊遂奔敗赤鋒之戰烈風其靈淮
肥之捷草木為兵慙彼齊魯冀河南北全吳萬家晏然
誰德誰護誰安維神之功翼翼廟門舊觀斯弘以薦黍
稷永永無射

堯峯山佛殿記

卷十七

吳橫山之西南有峯名堯莫知其所始或曰堯時民於

此避水也

蘇子美詩西南登堯峯俗云堯所基洪水不能沒上有萬衆棲

唐末慧禪師

者始建精舍曰免水院宋改曰壽聖寺有寶雲禪師繼

居之曾學去來恒數百人元涉國初久弗不治弘治初

有雲谷禪師諱蒞始謀居之與其徒文通披聚剔薈支

傾葺頽歲餘人漸知之雲谷軌行峻特通亦戒律清修

遠近參謁者日衆始相與立山門繚以石垣觀音龍王

之殿寶雲碧玉之沼東齋西隱以次修復而大雄殿費
鉅未遽議也久之雲谷示寂通矢卒先志乞諸檀越一
時鉅公名士亦多禮焉於是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豫章
瓚甃無脛而自至不召而雲集大雄之殿修還舊觀矣
初予自內閣告歸間一造焉峭壁梯空側足而上及至
其顛曠然平夷林壑巖洞之縈紆池沼泉石之麗秀卻
而望之太湖萬頃浩蕩在前而吳興雲間諸峯亦隱隱
可見信地之高且勝者也則洪荒之世民聚居以免懷

襄之患亦或然歟地雖勝而其蕪也久得人焉居之則
蕪者治頽者起事之興廢其不在人乎今天下之事廢
而不舉者亦多矣彼獨何修有若易易然者乎予誠嘉
焉為記其事嵌諸壁

吳江城記

大盜南窺三吳騷動鯨奔狝突人莫自保而城居者獨
晏然恃以無恐時蘇之屬縣無城者四崑山嘉定常熟
吳江初以撫巡移文皆欲築城為保障而凋弊之餘公

私罄縣相視莫敢發吳江尹蕭君九成獨曰吾其試為之吳江故有城始自吳越王鏐而拓於張士誠國朝承平百五十年民不見兵革城日就圯君召匠計之費以萬計君曰吾其試行之時城之西北殘堞頽墮尚存十之一二而東南已為民廬君諭之一旦遷去君且行且度丈絜尋計手摩心畫卑高廣狹各有度程已而裁減均徭節省冗費勸獎巨室共得六千餘金曰是亦足矣廼量田賦民量民賦役民各受分僇則歸之圯則坐之

於是民競勸無敢怠工必堅無敢窳始事於正德癸酉
二月至九月壬午而城成矣城周五里有奇四向為門
門之上有鼓樓以警昏曉有戍舍以扞寇偷傍有水門
以通舟楫高廣皆如其舊而壯麗過之於是吳江父老
請予紀其事夫城以衛民也而築之為費且勞則反以
厲民且因以興謗況當久困之餘乎此有司所以相視
而不敢發也君獨能自信奮然不顧為之為之績果有
成財不費民不擾人知樂其成而亦孰知其始也君蓋

深於愛民勇於興事其籌之也審故處隱無自而作其持之也堅故浮言無得而搖其履之也親又公且均焉故民樂趨事而忘其勞也夫天下事固有大於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尚何事之不舉乎城之役春秋屢書之予安得而無紀也於是役者為縣丞趙源清

太倉州新建城樓記

弘治十年詔建州治於太倉初太倉與鎮海為衛並治一城戎伍編氓錯峙紛糴至是始以州大夫臨之且割

崑山嘉定常熟旁近地隸焉文武並建軍民遂安太倉故無城僞吳張士誠始城之周十四里有奇城高而堅池廣而深識者謂雖立於僭僞而實為無窮之保障予嘗登其城樓以眺則萬屋鱗次帆檣雲集海天遼廓雲濤滉漾壯哉其為州也而西北之樓獨缺正德十年監察御史邵陽唐君鳳儀按其地則命建之莆田黃君廷宣適知州事鳩工庀材不期月而樓成其餘城樓亦皆修敕巍然為一州顯觀間屬予記予於茲樓之建竊獨

嘆夫地之盛衰興廢信有時乎夫太倉古婁縣之惠安鄉耳至元朱清張瑄創海運於此而諸蕃輳集為市國初由此而漕定遼由此而使西洋遂為東南巨州豈非以其時哉然地盡東海海寇出沒昔方國珍嘗由海道入寇故元有水軍萬戶府之設而士誠亦因此而城往時盜劉通施天泰寇海上三吳騷然發動至劇賊劉七據狼山睥睨全吳賴重兵宿其地扼其吭掩其不備而莫肆其螫不然蓋岌岌矣則城之設豈可以承平無事

而莫之勅乎予故備書之以警動在位而二君茲樓之
建未為無意也

壑舟記

仲凡滌之既倦游築室洞庭之野穹焉如舟因曰是宜
名壑舟屬弟鏊記之壑舟之義蓋取諸莊周周之言予
不能悉也而舟之為用則知之易曰舟車以濟不通書
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舟固為水設也而置之壑舟
也寘之壑則車也吾將寘之水鼎也以柱車梁麗以室

穴曰以炊釜以舂裘以禦夏葛以禦冬其亦可乎夫不可違者理也不可廢者用也若之何其紊之無已則物將各復其分車也復於陸舟也復於水則之秦之楚之吳之越無不如吾意者孰與塊然守一壑哉兄曰壑舟固不祈於用也不祈於用者祈於安昔者吾嘗泛舟涉江湖傲然枕席之上一日千里固自以為適也不幸怪雲欻起颶風陡作魚龍出沒波濤如山而吾方寄一葉以為命茫然不知所歸幸而獲濟猶心悸神慄而不能

已故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今老矣尚安能以不貲之軀試不測之險乎故予有取於壑也子不見武夷之山乎其厓有舟焉雖世變屢遷舟自若也吾舟蓋庶幾似之其視江海之舟不差安乎雖有力者又安能竊諸鰲曰兄之見遠矣遂為記於舟上

陽山草堂記

陽山在吳城之乾位蓋衆山所從始顧君仁效結廬其下仁效年少耳則棄去舉子業獨好吟咏性偏解音律

兼工繪事每風晨月夕閉閣垂簾賓客不到坐對陽山
拄頰搜句日不厭或起作山水人物或鼓琴一二行或
橫笛三五弄悠然自得人無知者知之者其陽山乎因
扁其居曰陽山草堂余間造而問焉曰子於是焉日對
陽山其亦有得乎無也雖然有一焉吾觀茲山峰巒巖
巖得出沒高下險夷之象觀其石得銛銛吞吐之象觀
其雲烟得開闔晦明卷舒之象觀其草木得葳蕤霍靡
榮悴之象觀其鳥獸蛇蟲得蠕虬蠓飛跳躍之象以是

發諸詩形諸丹青播諸絲竹自視若有異焉而不知其
果異乎無異乎有得乎無得乎曰然子之學其將日進
而未已也雖然盍亦求其本乎遂書其室以為記

虎丘復第三泉記

虎丘第三泉其始蓋出於陸鴻漸品定或云張又新或
云劉伯芻所傳不一而其來則遠矣今中泠惠山名天
下虎丘之泉無聞焉顧閉於頽垣荒翳之間雖吳人鮮
或至焉長洲尹左繇高君行縣至其地曰可使至美哉

而弗彰乃命撤墻屋夷荊棘疏沮洳荒翳既除厥美斯
露爰有巨石巍峙橫陳可數十丈泉熾沸漱其根而出
曰茲所謂山下出泉蒙宜其甘寒清冽非他泉比也遂
作亭其上且表之曰第三泉吳中士夫多為賦詩而予
紀其事所以賀茲泉之遭也雖然天下之美蔽而不彰
者獨茲泉也乎哉因書其後以識詩曰

巖巖虎丘巉巉絕壁步光湛盧厥侵斯蝕有支別流實
冽且甘昔人第之其品維三歲久而蕪射鮒且泯其誰

發之左繇高尹寒流涓涓漱於石根中冷惠山異美同
論百年之蔽一朝而褫伐石高崖以記其始

提調學校御史廳壁記

凡御史所蒞則重在內內重在外外重而尤莫重於董
學政是惟人才風化所自出其揖遜進退士以為式其
取舍好惡士以為趨向有師道焉教之之謂也有君道
焉治之之謂也故曰尤重也重則稱之尤難緩斯玩急
斯怨必學識高明則品藻不爽持守堅定則勢利不搖

德望凝遠則人望之而意已消寬而非弛也嚴而非刻也斯其稱乎其可謂難也已國家學校之設徧天下視古為重而人材風化未逮古昔何哉豈知教之而不知治之乎故正統初始設憲臣以董之而兩畿則以御史治與教兼焉正德十四年林君有孚以御史來董南畿學政乃追考前任姓名至已得十有九人題名于署俾後來者續書之予為紀其職之重且難如此於乎是十人者其皆無忝於斯乎我不敢知抑或有不能無忝

於斯乎我不敢知賢否高下輿論攸在特以年次列其姓名俾來者有考焉且有警也

范文穆公祠堂記

昔在有宋吾蘇入參大政者有兩范公文正公當仁宗朝開天章閣求治更張庶政將大有為未一年以小人不悅罷文穆當孝宗朝在政府兩月未及有為以言者罷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後莫盛孝宗皆銳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許國可謂千載之遇而皆不能少試其志

於乎道之難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於時自昔然矣
孔子孟子沮於晏嬰毀於臧倉終身周流不遇以死獨
二公乎哉文正子孫今在吳中最盛所謂歲寒堂者有
司春秋饗祀不絕而文穆之後無聞焉文正為宋人物
第一流文穆其流亞歟觀其使金爭受書之儀舉朝皆
悚有蘇子卿嚙雪之操綴還閣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
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獻蓋與孔戡之政同其在成
都演武修文獎用名節間與陸務觀諸人賡倡流風餘

韻漸被岷峨而吳中民風土俗人情物態纖悉備見其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於胸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用非其君之不用而小人則尼之於乎其可惜矣吳城西南十里許有浸曰石湖山曰吳山湖山之間廢壘隱然即所謂越城也文穆之別墅在焉其境最勝周益公謂天閼絕景以須其人而數世之後求其彷彿不可復得所謂天鏡閣玉雪坡之類皆已淪於荒烟野草之中過者傷之而孝宗宸翰碑石歸焉獨存若有神

物護持者焉監察御史盧君雍家越來溪上少時數過
其地與其弟襄約曰他日且將俎豆文穆於斯及爲御
史始克如志正德庚辰某月廟成肖公像于中移孝宗
宸翰陷置壁間以避風日有司歲時饗祀如儀間屬予
紀其事於麗牲予聞之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而所謂鄉先生者歿則有祭若文穆所以施於
民効于國表于鄉者卓卓如是而其祀忽諸豈先王制
禮之意乎侍御君之舉其於禮意協美既以是刻於廟

中人從而歌之曰

湖之山兮峽峽嗟公之節與山兮俱高湖之水兮灑灑
嗟公之德與水兮俱遠吳臺越壘兮既毀且阨行春之
圯兮新廟儼而湖山如舊兮公行安之千秋顧享兮慰
我吳人之思

從適園記

靜觀樓之景勝矣去樓百步故皆湖波也姪學始堰而
涸之乃醺乃菴乃築乃耨期年遂成沃壤而規以為園

即湖波漾淼之中得亭榭觀遊之美却而望之諸山隨
步增異所謂莫釐者亦隱然露於天末嵩峰者昔魏而
踞今敝而夷雙峰者昔研而倚今聳而秀寒山蒼翠變
而為几席長圻蜿蜒分而為襟帶而西山若列屏障益
近而高且麗蓋山即樓之諸山而其景加異有若增而
顯之者湖山既勝又益以花木樹藝秋冬之交黃柑綠
橘遠近交映如懸珠如綴玉脩然而清寒者為竹林窈
然而深邃者為松徑穹然而隆者為栢亭其餘為桑園

為藥畦為魚沼而諸景之勝咸納於清風之亭亭高而
明敞而迺柳子厚所謂尤於觀月為宜者也予園名真
適學蓋知予之樂而有意從之者也故名之曰從適而
為之記

董南畿學政御史廳壁記

昔者先王之世所以教育成就天下之人才者何其周
且至也蓋其教始于家于黨于術以及于國同其德則
以智仁聖義中和差其行則以孝友睦姻任恤博其藝

則以禮樂射御書數而又有鄉射鄉飲春秋合樂養老
尊賢考藝選言之政下至受成獻馘訊囚亦無不在而
又中年考校九年始及于大成教之成則又賓興其賢
者能者出為國家之用當時之人莫不欣然樂而從之
故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言
君子能長育人材菁菁然盛則天下樂而美之也人才
既成又隨其器而用之分列庶位故其詩曰芄芃棫樸
薪之櫛之言人才分列庶位如棫樸之盛而皆得其用

也其或有過與不及亦且曲成之而不遺故其言曰不
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言不輕棄也如
是而猶不變則擯之遠方而不齒蓋其教之治之之法
其詳如此周衰先王之迹熄中間千有餘年未有能興
之者宋慶厯間始詔天下立學而其制未備蓋至我朝
然後國都以至海隅莫不有學三代以還未有也行之
百年人才風俗宜其曠然一變遂同於三代跡其所至
而猶不能無愧於古何歟豈學校雖在其所以教之之

法未盡如古歟豈知教之而不知所以治之歟正統以來始以憲臣董之京畿則以御史南畿根本風化之首所統五州十三郡地大齒繁人才徃徃為天下最涖其任者必皆文學德義有聞于天下乃克為之夫以天下之選臨首善之地作養醇明朴茂之才雖今之學政未能盡如三代之法然由今之法以漸進乎古所以作成一時之人才徃徃出而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亦多矣其可泯哉自正統迄于今涖是任者得二十人前莆田林

君有孚懼其久而或湮始謀刻之石以示久遠俄以憂去山陰蕭君來繼其任始克成之仍屬余記余惟載名于茲者其文學德義皆所謂天下之選其成就一時之人才為天下國家之用皆已焯然有聞而不可泯然後之君子即其名論其世夷考其行則人品之高下學政之張弛興廢得失亦有不能齊焉而非余之所敢知也姑以歲月先後次其名嵌之署壁仍虛左方以俟來者

芝秀堂記

吳越來溪之陰盧氏家焉天順癸未有芝生于庭人皆
曰盧氏之瑞也而莫知其所為出或曰昔伯常甫祖母
王少而孀居誓死不貳冰蘖之操映照閭里芝其為是
出乎以旌義也或曰伯常甫養其母惻惻堂承志色養
五十餘年菽水之歡有踰五鼎芝其為是出乎以旌孝
也或曰盧氏家溪上蓄德儲祥歲月彌久伯常二子伯
雍舉進士為柱下史仲襄一舉鄉貢進士其名位赫然
將日顯而未艾也芝其為是出乎以有後也伯常甫進

曰某何敢當聞之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又曰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芝生又曰山川雲雨四時五行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某何敢當是蓋聖世之瑞非閭里之祥也然芝之生不於他而盧焉是出是國家之瑞也盧氏預焉盧之子孫其將有出而為國家之瑞者乎僉曰然遂記之

蘇州府重修學記

蘇學於天下為第一有深廣鉅麗之稱而近年乃若弛

而弗治予間過之則頽垣歆榭圯城皆沼而所謂尊經閣者殆將壓焉過者睨而不敢上甚者飼馬于軒樵蘇於圃日以就廢壞惡覩所謂鉅者哉守土者非不知學校之為重顧以時方殫耗費浩以繁何敢議此歲時視學則為弗知也者過之諉曰時不可為也會安成張君鰲山奉詔董南畿學政至則喟曰昔聞蘇學之盛而今若此不即不圖予則有憊文登孫君樂時以御史按吳中亦曰是惟風化所出敢有弗虔百凡之費我其任之

金華徐侯讚適知府事遴選厥使經畫指授必慎必精
未數月也予復過之則其垣圯以峻其途甃以夷其池
甃以潔凡大成殿尊經閣明倫毓賢堂先賢祠皆巍然
巍然餘若杏壇射圃會膳之舍游息之所道山嘉會諸
亭門廊橋梁罔不煥然圭潔復于舊觀矣諸士欣欣和
會相率來言曰昔魯僖公修泮宮詩頌其美漢文翁興
蜀學史載其績今茲學之廢一旦起而新之人不知費
士樂其成則向所謂時不可為者其然乎不有紀載奚

示來世予惟斯學之廢三君子既起而新之學政之廢
其亦將新之以復古乎古之所謂教與學其可知矣患
在知之不能由由必自近始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茲
學之建創自宋范文正而胡安定實始教焉其流風餘
韻尚有存者繼是教於斯者其必曰安定之遺也吾敢
曠厥職學於斯者其必曰文正之遺也吾敢惰厥學則
風化丕變人才蜩興他日出而為國家用稽古愛民有
若安定者乎先憂後樂有若文正者乎斯無負於國家

作興之意矣敢述以告是歲皇明正德之十二年也

雲南省城廟學記

孔子之道如天罔不覆幬而亦或有不及世謂瞿曇之書能行諸夏宣尼之道不及跋提以西日月麗天陰崖猶晦非物有障之者耶闢而闡之則惟其時惟其人雲省古西南外徼邛笮冉駹僂鳩咀咩之域至漢始通中國唐宋且復失之其人不知有孔子顧祀王逸少為先師元始有學宮立文宣廟其制庫陋俗亦莫之變也蓋

至我朝分藩作鎮建學設科俗始丕變滇士彬彬而出
纓冠束帶願立于朝與中州爭先非以其時耶正德乙
亥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公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陳君察
始至視學堂殿門廡梁棟圯腐聖賢像設黜昧剥落相
顧咨嗟謂茲土雖遠京師聖化漸被比於中州而風化
所出蕪穢不治何以仰稱朝廷作人化遠之意乃節冗
費募閭民遷尊經閣於後大成殿則因其舊而廣之前
越通衢端麗靚深像設儼煥又拓地展學伐石為門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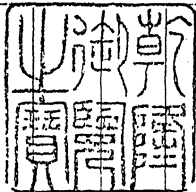
以綽楔竇舍旁列周垣外繚巍然煥然大改舊觀始事
於乙亥十一月明年十月訖工卉裳椎結遠近來觀咸
有思樂采芹之願且請紀成績以示後余惟道之在天
下無古今遠邇昔之障之也道果損乎今之闡之也道
果益乎而二君成績不可無紀故為記之庶後世知政
教之被于滇自我朝始而興學崇化滇人益勵又自二
君始

石莊記

烏石山在莆城之陽大行人柯君奇徵讀書其下間行
其地得異境焉闢其翳以為圃導其流以為池據其巖
以為亭亭成前後左右皆奇石也蹲者立者仰者俯者
奔者翔者啄者攫者皆若來效奇於前因名曰石莊而
屬予記予未獲至君之莊而聞其勝君顧不取而獨以
石名莊豈其有愛于石乎昔之愛石者莫如牛奇章李
贇皇類皆殫一生之力獵天下之奇聚之一丘故言石
之奇莫能與校今君不出故都據一卷之嶠崿以為勝

其豁呀嵌空有若太湖者乎粼皴駁犖有若錦州者乎
雲霞黯黮有若大理者乎扣之其聲清越以長有若靈
壁者乎無也然則君曷為好君曰吾聞之君子有觀物
者有翫物者彼牛李皆翫物而不知反窮萬夫之力以
供耳目之玩巖梭數剔車剗艦沉壞橋梁毀屋閭而後
至自以為恒有之也易世之后雲散鳥逝或為豪強所
奪或取為柱礎為擣礎為堦礧為碑碣或淪於荒煙野
草之中求其彷彿而不可得豈若吾莊不勞一夫不破

寸壤不為豪右所嗜而常為吾有乎且夫石之可取者何也易曰介于石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易言其德也詩言其功也此石之可取者也吾以是觀焉故斬巖嵌釜吾愛其特立陂陀案衍吾愛其有容峭厲刻削吾愛其有不可犯之色歷千萬年而不毀不泐吾愛其有不可拔之操而又有晦翁之遺刻在焉此尤吾平生之所向往也以是觀物其可乎予起而謝之乃知君之愛石其所取者大也為之記



震澤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澤集卷十八

詳校官中書_臣瞿照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_臣常循

謄錄監生_臣劉家瑛

欽定四庫全書

震澤集卷十八

明 王鏊 撰

內制

伏羌伯毛銳加封太子太保誥文

朕惟自昔人臣能為國家宣力於內外者必有殊恩異數以示報禮之隆昭等威之重伏羌伯毛銳乃考忠事我憲廟分鎮西陲將師固原捐軀殉國爰受伯爵以貽後昆爾銳早嫻韜畧綽有父風朕用授之齊斧往甸南

服蠶茲蠻夷寇攘草竊爾乃身先士卒抵觸瘴霧深入
炎荒多所斬獲盪定逋寇朕嘉乃功是用進爾為太子
太保爾尚一乃心靖乃守紹乃先烈俾嶺海之間遠近
乂安乃至林蠻洞蠻罔不率服朕永無南顧之慮時乃
之休

封張真人彥頤誥文

朕紹膺休命誕布皇猷惟儒宗是賴而陰翊王度則玄
教攸存惟爾之先靈異有聞肇自炎漢迄於宋元我大

祖之興既仁義以為治亦清淨以寧民爰有真人之封
以為道教之祖爾彥願裔出神明門高福地特命為正
一嗣教端虛沖靜承先弘道真人爾尚靖爾守體爾虛
無忝爾先人以翊我王化永保景命敷錫下民欽哉故
勅

贈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謝綬誥文

制曰生而匪懈乃臣子自盡其心歿且有聞在朝廷則
殊其數爰疇終始用勵忠嘉爾故南京禮部尚書謝綬

奮自甲科翔於郎署累遷藩臬旋都風紀之司歷佐刑
工遂正春卿之位實司留務夙著勤勞清慎勿渝淪謝
奄及昔我皇考每圖任于老成惟予一人用深嘉於休
烈茲特贈爾為太子少保於戲保釐南土既聯八座之
尊進秩東朝復次三孤之列尚期幽宥服此榮名

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琳誥文

制曰生而効職固臣子之當為歿有加封乃朝廷之異
數爰敦終始用勵賢能故具官某擢自甲科翔於諫苑

累更任使多著勤勞況博識乎古今仍兼資乎謠畧比
更新化圖任老成惠文彈治乎臺端爾猷具在齊斧寄
分于閩外我武惟揚顧不戰以屈人兵乃無妄而來物
議方資夾輔遽爾淪亡贈典已行朕懷未慊茲復贈爾
太子太保於戲賞以功酬未盡生前之報秩由恩進益
增歿後之光

封慶陽伯夏儒誥券文

制曰恩以親覃實重軒龍之選號隨爵異式依帶礪之

盟自先朝而已然豈今日之可緩爾中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夏儒裔出德門學成藝苑性資淵懿早秀發于京
畿世澤深長乃篤生乎碩媛發祥有俶率履無虧爰作
配乎朕躬遂母儀乎天下茲特封爾為推誠宣力武臣
榮祿大夫柱國慶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於戲親
親以仁非祿秩莫昭其數繼繼在德惟恭儉可孚於休
服此殊恩永言無斁

慶陽伯夫人葉氏誥文

制曰乾以坤承允合無疆之德母因子貴爰加不次之
封既開祚之有先豈貶封之可後爾夫人葉氏柔靜之
操足儀閨門莊肅之容能承饋祀篤生令女上應軒龍
正位中宮續德方嘉於渭涘推恩外戚沂源實自乎塗
山茲特加封為伯夫人於戲儀盛六珈禮不忘其自出
爵依五等恩尚流於無窮永沐寵光益綿壽祉

勅工部郎中郝海畢昭

國家漕運皆由會通河而通州至京師四十餘里則陸

輓以進甚費且勞深秋淫雨泥潦為患寸步千里民甚病之成化中嘗命官疏濬功竟不成近獻言者多言舊河雖未能遽復郭守敬之跡但能隨其地形多為之堰以時潴水令舟可泊轉般交兌事逸且省今特命爾海爾昭會同參將某等及春和冰泮疾速整理自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相其高下或疏或導堤岸堰閘因舊增新增卑培薄毋緩以廢事毋急以厲人惟調度得宜河道通而陸輓廢民一勞而有永逸之期國暫費而獲經

久之利庶不負朕委任欽哉

勅遼東巡撫都御史鄧璋

中國備邊之策服之以威不若綏之以德朵顏等三衛
世為東北藩籬聞其長穆爾們奎屯諾海近頗桀驁潛引
遠去陰蓄異謀爾等示以恩威利害乃幡然悔悟遂率
部落一萬餘人入市交易輸情納款願世為朝廷宣力
朕甚嘉之自今邊氓其少安矣然遠人之情叛服靡常
古稱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爾等須識此意無怠

無忽故諭

勅秦府永興王府鎮國中尉檄

皇祖有訓凡宗室行動出入具有成憲罔敢踰越陝西鎮守等官奏爾私出府第與順德郡君女陳氏飲酒事皆有跡不誣爾為朝廷宗室蔑棄禮義法當究問但念親親姑降勅切責薄示懲戒自今以後宜反身修德以蓋往愆如或不悛國法具在朕不爾私故勅

禮部尚書張昇進太子太保致仕勅文

惟卿早以掄魁致位宗伯皇考圖惟舊學特所委任前
後十餘年肆朕即位無改於舊而累疏引疾乞解政務
朕惜夫老成之去而憫勞以職務之煩特加太子太保
給驛以歸有司月給米三石輿隸四人於戲生遇明時
致位八座固為士之極榮而早歸故里身名俱完尤士
所難得尚隆壽祉以率鄉人卿有止足之義朕亦有優
老之名故勅

勅司禮監左監丞張溫

先該隰川王府鎮國將軍仕埏事多不法朕不忍置之於理革爵為庶人命往守先王墳園使反躬思咎而仕埏抗勅阻撓誓死不往朕猶不忍仍命爾溫會同山西鎮巡等官宣諭朕意仕埏仍執迷狠愎尤甚朕以親親之故下廷臣議僉言先年代府武邑王革爵移置太原府城今其居尚在宜遷仕埏居之聽晉王嚴加約束如此則恩法兩盡仕埏倘能因此悔過朕尚有恩命如又不悛則當依鳳陽高牆事例於戲朕之待仕埏恩義亦

至矣宣定王及該府鎮國輔國等將軍儀賓教授等官
其往諭之朕意俾自擇去就

景皇后尊謚勅

昔景皇帝踐阼汪氏實正位中宮既乃自懷謙冲讓軒
龍於有子英廟復辟景皇退就王封而汪氏復為邸王
妃居之外府憲祖之十一年念景皇康濟之功上尊號
曰恭仁康定景皇帝而妃號獨未及改汪居外府三十
餘年含貞體順壽考令終茲已陪葬景陵夫禮取其稱

也康定既正大號而園陵配享未復禘祫之號於禮殊為未稱且憲祖追崇之志蓋將有待朕不敢廢爾禮部其會羣臣仍上皇后尊謚蓋葬以妃祭以后實酌禮之宜而處其中者也爾其如勅奉行故勅

代禮部上景皇后尊號議

臣聞孝以繼志為大禮以正名為先自昔后妃輔佐人主其生也爰有淑德懿行讓其美而弗居其歿也必有顯號徽稱表其實而不朽伏惟景皇后汪氏出自勲閥

嬪於王家久侍養乎宮中旋母儀乎天下行無缺失志
尚謙沖懼弗祿之太盈讓軒龍而弗處故英皇復辟獨
以貞順而不預其僖憲祖追崇猶以遜避而未正其號
含章不耀體素無渝泯任姒之徽音託黃老之清淨守
專一德人或不知其名身歷五朝天乃偏錫之壽條僊
遊之遂遠顧神劍以相從配享已隆徽號未復幸宸衷
之有感渙大號以特頒蓋晦於前必顯於後讓其實斯
得其名恭惟皇上慎終追遠用惇叙乎本支考實定名

遂誕孚於有衆臣等謹徵諸古義考以謚法先皇后汪氏尊號宜天錫之曰孝敬愼惠皇后臣等拜手稽首謹識

遣祭景皇后文

惟靈早膺茂選事我景陵中更艱虞德義無爽屏居外府既壽且康訃音忽聞哀傷何已爰追先志恩數特加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祭宜黃郡主文

惟靈宗室懿親葬有殊等盜為不道侵毀爾墳所司奏
聞良用憫惻爰命改葬用妥爾靈靈其有知返此新室
既固既安永無後害

諭祭駙馬都尉樊凱父南城兵馬副指揮文

昔在皇姑禮成釐降惟爾子凱副車克尚歷事先皇宿
衛帶刀爰及朕躬弗懈益勞伊子之賢惟爾之教世德
所種宜食其報英靈雖遠簡在朕心命官諭祭尚克居
歆

諭祭樊凱母文

自昔親賢恩數有秩惟爾子凱館于貳室承明宿衛歷
事先朝以及朕躬弗懈弗驕娠德育賢尚延所自五福
具兼八十餘逝命官治葬故里是營諭祭有光尚克歆
承

諭祭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贈尚書沈祿文

惟爾奮自賢科重以國戚先帝嘉之銀臺屢陟敷奏詳
雅操履不頗歷年滋久勞勩實多訃音忽聞良用悼惜

爰念往勞贈大宗伯遣官治葬祭品式陳服茲寵命賁爾後人

諭祭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瑄文

惟爾甲第蜚英詞林績學諫垣獻納補益弘多棘寺讞刑尤號平允晉陟南臺舟師克練方隆委任遽爾乞閒訃音上聞良用悼惜爰念往勞賜祭與葬爾靈不昧尚克歆承

震澤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震澤集卷十九

明 王鏊 撰

奏疏

上邊議八事

臣比奉詔旨令廷臣再會議備邊方畧者竊見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言之所陳疏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唯陛

下采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算所謂定廟算者何也臣竊見北兵日盛屢擾邊陲陛下為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聞有兵警即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其衷使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北邊一動則中

外憂惶以為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為無事無
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和碩雖號强大然比古之冒
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
弛故使北兵得以日臨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
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邊庭故和
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
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虚民不
見德深可畏也夫在彼者或非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

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為耶然自北鄙交兵
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勲畧可當
閫外之寄者誰歟非唯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百
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亦
或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
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時謀
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諭即如我太祖起於
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

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
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沐英養子耳取四
川則有賴國公傅友德友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
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忠
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廝養
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
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
賞不為勸而反為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

人皆懼然罰不為懼而反為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
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
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自効此人心
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為主
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罪則人知懼矣然擁
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
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陛下赫
然大奮乾綱廟謨既定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

某為勇某為怯某為可用某為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
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
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邊警
不足憂矣

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位
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
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
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

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緩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將多威奪於位埒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為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陛下如不以為然即請下廷議如以為可乞依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

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
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
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為今提
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為重複臣以為勢
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
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
置俟邊事有緒北兵不至大舉深入則京軍亦可以無
出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鬪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為

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陣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

上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戰雖有首級而不得為已功
今者又遭北兵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
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徧於城市為將者尚
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
頗有苦所司之誅求思邊外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
其效死而趨戰乎况遠近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
愚以為當此之時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
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為給賞錄其子孫其被

兵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人無內顧之憂家有
望外之喜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
以為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為此無名之賞臣以為今
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
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
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為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
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安平之樂
以此相易未為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外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為民望人有功則攘奪

以為己有其弊豈唯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
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
為將者不加撫御則不肯効力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
以為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
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
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
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聞和碩本小王子部曲素本不協今一旦偕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和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嘗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為迂臣以為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攜其黨矣

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見其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為三或分為五日加練習彼或深入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

琦在邊嘗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北兵尤難以力較只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却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

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者敵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俟彼來擾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彼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侵擾矣且我師屢挫彼謂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然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豈

不甚簡而使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侵擾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赦其狂愚之罪而采擇之社稷之幸臣預有焉

時事疏

臣伏見國家自太祖遭元末之亂創造海宇及今百四十年海內晏然正承平極盛之時也陛下即位其亦有樂於此乎臣愚竊以為可憂未可以為樂也盛衰治亂自古相尋於無窮況今天下名為治平而實有可憂者即如往者恒星晝見太白經天近日風雷之變拔木折關正在郊壇之內皇城之間此災異之可憂者也所在府庫空虛公私掃地赤立一有水旱不免人民流離盜賊攸攘意外之變何以支梧此民情之可憂者也元喬

尚存今雖潜遁而睥睨往來恐其志不止據掠邊方兵
備單弱將帥之中未見隱然有能為國長城者此外患
之可憂者也上無核實之政下多朋比之風有功不必
賞賞者不必有功甚者一人之身或以為賢或以為佞
或以為功或以為罪此國是之可憂者也臣故曰可以
為憂未可以為樂也比奉詔旨仰見陛下恐懼修省之
心矣然臣愚以為有恐懼修省之心必有恐懼修省之
實所謂實者有四焉一曰急講學之為務二曰急延下

之為務三曰急用人之為務四曰急節用之為務陛下
昔在青宮臣幸以經學入侍竊見聖質高明於凡經書
讀不三四即皆上口此天假陛下聖明之資也自登大
寶萬幾日繁舊學得無少輟乎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
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或謂貴
為天子矣尚何事於學殊不知庶人之學與不學係一
家之興廢人主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安危夫天人性
命之理古今治亂是非得失成敗皆具于書未有不讀

而能知者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者也堯學於君
疇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文王學
於呂望況後世乎陛下春秋之間每月三御經筵大臣
儼然侍列講官依文解義頃刻而退上下太嚴情義莫
洽唯日講最為親切上可以賜問下可以獻忠而寒暑
之間又皆罷歇一年之內唯春秋數月一月之內召見
不過數日一日之內進對不過片時所謂一日暴之十
日寒之一人植之十人拔之欲學之成得乎竊見仁宗

皇帝時別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士日直其中仁宗時至閣中講論古今經史臣愚願倣弘文閣故事命侍從文學之臣更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能文學恬退者一二人如先朝用陳繼王進故事陛下聽政之暇游息之間時至閣中畧去威嚴從容訪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聖學緝熙義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

才聳動天下之視聽知陛下之好學有如此者此最當
今之所急也君臣不相接久矣先皇帝在御日久明習
國家事或於午門親決訟獄或於便殿召見大臣如劉
大夏戴珊皆得時時召見延訪政事當時天下竦然爭
相傳誦以為近世君臣所未有也古者君臣一體如家
人父子唯諾于一堂之上降至後世堂陛尊嚴而君臣
之分隔禮節繁多而上下之情疎讒說殄行始得行乎
其間在易上下交為泰不交為否治亂之迹昭然可觀

臣願陛下繼先帝故事朝退之時每于便殿延召內閣
與六部大臣問以時政得失或左右獻替之臣或巡撫
方岳之屬皆可因事而見詢訪四方之風俗生民之休
戚則人情世故可以周知而人才之高下亦因是可察
此亦當今之所急也國家以經學取士其名最正其途
最專往往名臣皆出其中得人之效不可誣矣然天下
之才自非一途之所能盡故前代用人其科不一其途
似雜而網羅豪傑不至遺漏天下固有瓌奇超卓之才

不能事科舉之學者往往遺之故以天下之大每有乏才之歎或坐此也臣愚欲於科貢之外畧倣前代制科或博學宏詞之類以待非常之士或旁通五經或博極子史或善詩賦兼工書札不問有官無官皆得投進每六年一舉所取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或以選庶吉士之選次以備科次以備道又次以備部屬中書等官先有官者視所宜而加其秩庶可以網羅遺才數年之後天下學者必將爭自磨洗以通經學古

為高脫去謏聞之陋矣武臣亦然或驍勇絕人或騎射
出衆或謀畧著聞皆選置邊將幕下待其有功不次拔
擢庶緩急之際不至乏才而或者以為此非祖宗故事
臣愚以為是故事也太祖用人固非一途太宗之時常
因考滿官到部召試之拔其優者不次量用如胡儼以
桐城令召試稱旨擢在翰林位至太子賓客吳訥起於
醫士位至都御史此亦當今之所急也臣聞天下之大
不患無財也以天下之大而患無財則必有耗之者矣

今置漏卮于此雖竭江湖不能滿也用財而無節亦何異于漏卮者乎宜乎天下之大猶以為不足也近者詔集廷臣議足國之長策臣思之踰月卒未有得蓋今天下取民之法盡矣至矣山林闕市靡不有征竹木茶鹽靡不有稅雖使弘羊輩復生亦何以加故臣之愚以為取財之路不可復廣唯有節用是為長策今中外冗官既去旋留不急之作無名之賞所費不貲此亦何異於漏卮乎昔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而中止韓昭侯有

弊袴藏之以待有功史臣書之以為美談臣願陛下
一
意惜財將有興作則思文帝露臺之言將有賞賜則思
昭侯獎袴之事并勅左右近習同心憂國凡不急之役
無名之賞一切罷去中外冗官復有由倖途求進者痛
懲治之仍命戶部考天下一歲所入幾何所出幾何大
約務令所出寡於所入積以為羨餘如一年而儲十萬
則十年可知也二十年四五十年又可知也何患國用
之不充乎何必酷取以傷民心損國家之元氣哉此亦

當今之所急也。今天下之事可言者多矣。而斯四者為重。能行斯四者其餘可以次而理矣。今陛下春秋鼎盛。宜及此時日。親道德文學之臣。薰陶涵養以成國家億萬年之治。而乃獨從左右馳射為娛。恐天下聞之為之解體也。然以馳射諫者多矣。諫者不休。陛下不止。豈以勇者聖人之所不廢。且三邊時有風塵之警。亦不忘武備之一事也。夫勇固聖人所不廢。然獨無以孟軻氏所謂大勇告陛下者乎。一怒而安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武

王之勇也夫豈區區于馳射之間哉故臣願陛下急于自治益務講學務延下則身心日修天變可弭國是可定矣務求賢務節用則綱紀畢張民事可理國用可充矣如是而蕞爾小邦猶或不恭陛下赫然震怒選將出師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威信既行誰不用命當是時也真可端拱而制四夷之命矣此所謂天下之大勇也唯陛下留神先其大者焉

辭免內閣一

伏奉今月十七日詔旨命臣兼翰林院學士著同李東陽內閣辦事者渙汗自天震兢無地中謝竊念內閣為深嚴省密之地學士乃清要貴重之官其代王言以熙帝載治忽攸繫遠近具瞻自非經濟之才曷稱變調之任况當陛下勵精圖治之始亦唯海內改觀易聽之時宜敷求於哲人以上隆乎治化如臣者學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識不足以通當世之務久官翰苑莫稱三長近佐銓曹曾無寸補方畏譴呵之及忽聞寵命之加使帶

銓衡進陪國論職親地近方傾向日之心任重力微尤切履冰之懼自唯不可僉議謂何倘冒昧而濫居恐顛隳以無及伏望聖明改求儒碩協濟鴻猷庶微臣免非據之愆物論有允諧之美臣無任

二

臣昨貢封章辭免恩命未蒙俞允曲賜褒嘉唯天地之恩敢為自外而淵冰之懼尤切于中重任難於虛居明主可以理奪再陳私義伏冀矜從抑臣又聞之天下之

事成於同而敗於異聖賢之學精於勤而荒於嬉故伊尹唯以一德歸美於商湯而姚崇亦以十事要說於唐帝君臣相儆今古皆然茲當聞命之初敢効責難之義唯聖主堅二主之心無替于始庶微臣效兩臣之職克饗其終不然所有恩命臣實未敢祇受取進止

辭免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伏奉月日勅陞臣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皇恩隆重有天高地厚之施私義戰兢如深淵薄氷之懼中謝

伏念臣出自衡茅偶登科第志唯自守每絕意於榮名
才不逮人祇窮年於佔畢誤蒙先帝有正人端本之求
俾侍聖明隨東朝進講之列旋由詞苑遂次詹端日就
月將獻納曾無一字之補朝嬰夕側睽離乃有三年之
多仰龍飛以當天甘蠮屈於遠地恭唯皇帝陛下政務
聿新人唯求舊簪履雖獎不忍棄遺犬馬之勞尚蒙紀
錄置之密勿使贊便章曾無建明愧深負於素學曲為
裨補思勉遂乎時宜姑徐徐以有為方自附見可而進

之義久碌碌以無補且欲從不能者止之言顧舊職之未供敢新恩之祇受伏望聖明收還成命使秩由功序無美乎一歲九遷之榮志以分安亦免乎終朝三褫之議臣無任

蔭子入監

國家舊制京官三品以上三年考滿者許一子入監讀書臣先待罪吏部侍郎三年考滿引奏復職當是時既已當預恩例恐懼因循未敢聞奏旋蒙皇上不以臣愚

不肖不次擢任內閣兼翰林院學士未幾又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未幾又賜玉帶麒麟織金服恩命稠疊為媿為悚日夜惕若圖欲報稱而恨才力之未及也自唯忝竊過分圖報末由凡乞恩之事不唯不敢出諸口而亦不敢萌之心及今且餘一年間伏自思念太學之設三代之時所以待公卿大夫元士之子故謂之國子唐六典國子博士掌教三品以上子孫及曾孫則錄舊勞作人才自古然矣臣何敢獨為異以虧盛制況

太學賢士之所關使幼學預觀焉禮樂文章之美人物
衣冠之懿予以廣其見聞發其心志而非以為圖進之
階也臣有長子延喆見為吳縣學生員次子延素今年
十有七歲亦曾有志於學伏望聖恩俯賜昭鑒使得預
朝廷作成養育之化臣無任

辭免少傅兼太子太傅

臣伏蒙今月十四日手勅陞臣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
殿大學士尚書仍舊者變調之任實重三孤爵號之隆

無踰一品儲官峻秩秘殿隆名蓋必授乎才賢素有出
人之望亦或假以歲月久著積功之勞具是二者尚或
難之曾無一焉何以堪此恭惟皇帝陛下繼離明而溥
照推乾施以無偏擢臣近司預聞機務力小任重方切
憂虞義重恩深實難報稱行將自劾豈意超遷況一年
之間恩數荐至而三公之亞豈可叨居曾無歲月之勞
又非才德之選自惟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為當然恐
小器之易盈致疾走之多躓伏望收還成命俾安分于

斯時仰佐隆平或收功于異日臣無任

乞歸一

臣以菲薄受知聖明始自銓曹拔置內閣荐蒙寵命階至一品旋被玉帶蟒衣之賜人臣遭際可謂至矣是以受命以來捫心自誓雖捐軀命無所顧惜庶幾圖報萬分之一此臣之志也豈意命與心違才難力彊緣臣稟受素薄少而多病老益就衰加以力小任重福薄寵逾自去年冬痰喘屢作迄今頭眩腰疼腿膝麻木舉步之

際疲曳不前立班之時顛眩幾及屢欲冒昧陳乞少養
哀殘顧念隆恩未由報稱是以扶衰策憊彊自支撐冀
或少愈而日月滋久病勢浸加以致精力衰微意氣昏
惰雖欲黽勉從事勢不復能況當朝廷綜核名實中外
庶官必皆稱職臣獨以衰病之質玷崇高之班朽腐之
材居樞要之地豈惟久妨賢者之路亦恐深負聖明之
知伏望察臣懇悃特賜矜從俾就安閒少延殘喘如其
終不獲痊猶且感恩地下萬一未填溝壑尚當於畎畝

之中歌頌聖德播之於無窮臣無任

二

臣比緣衰病疏乞休致伏蒙溫詔委加褒飾未賜俞允
臣慚悚之至無以自容而懇款之誠終期上達是以敢
復冒昧言之臣聞因能授任者君之明陳力就列者臣
之義臣稟既薄劣性復顓蒙其於古訓之畧雖嘗討尋
至於當世之務多不通曉是以待罪內閣二年有餘而
於國家大政毫髮無補方此循名責實譴已難逃倘復

歷歲踰時罪將彌積使臣之才識果有益於國家雖捐此軀復何所惜但識之昏愚既不可彊而病之疲繭殆難復支故敢乞其不肖之身將以避夫賢者之路況今中外人才濟濟相望但加拔擢悉愈於臣伏願聖明念政本之為重憫疲繭之已哀特賜矜從俾安田里則於物情有允亦且私義獲安臣無任

三

臣比緣哀病伏蒙皇上兩次遣官至第賜以尚方之藥

餌重以大官之珍羞慙悚彌深凌兢莫措夫天地之恩至大報豈能忘而犬馬之疾已疲力難復彊敢干睿聽罄悉愚衷以臣凡庸理合屏黜然而詔旨勉留恩賜稠疊豈以臣雖無贊理之功嘗玷鈞衡之地故崇優渥之數以全體貌之誠然體貌者君人之禮責實者朝廷之政自古明君用人上馬者必其才識超卓足以戡定謀議下馬者亦且膂力彊敏足以趨赴事功若咸無馬將安用此此臣所以日夜思欲補報而不能者也今臣之肝

賜已披露矣朝廷之體貌已曲全矣才者進而庸者廢壯者用而病者休亦理勢之自然也伏望俯加昭察特賜矜從將臣之職改授時賢則朝有得人之美臣免曠職之愆臣無任

謝准乞歸

臣近以疾病不能供職輒上章求休致皇上不加譴責溫詔褒嘉仍賜之誥勅給驛以歸月米人夫超越常數此天地之恩希濶之遇非臣殞首所能報也即欲詣闕

謝恩而所苦手足之疾有妨拜起或致傾跌失容祇為不敬臣特於私家北向稽首以祝聖壽伏念臣以謏薄之質荷聖明之知擢在內閣疊加異數此自昔人臣之所難遇也而臣特以才識短淺不能裨贊謀猷又以疾病纏綿不能奉事朝請有孤任使自絕生成以此疚心每若芒刺然捐軀殞命既莫効於生前結草銜環尚圖報於身後臣無任

辭朝

臣近以衰病陳情乞解職務復蒙聖恩特賜俞允仍命
給驛還鄉臣今遠去闕庭不勝犬馬之戀禮合匍匐陛
辭庶幾一望天顏以為平生之幸而前疾未痊拜起之
際恐有失容滋為不敬伏望聖慈特加矜宥不究切之
臣歸田里歌詠聖德生當銜環死當結草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臣無任

謝賜銀幣鞍馬

今月二十一日監修總裁英國公張懋等上孝宗皇帝

實錄皇情悅豫自懋以下頒賞有差以臣曾忝預總裁之列亦賜銀五十兩紵絲羅六表裏鞍馬一疋副臣已於私家稽首登受緣臣先以大馬之疾當進呈實錄之時不獲隨諸臣之後方懼譴呵之及而例加蕃錫又不能稽首闕下以謝恩寵受賞無功面顏有覲拜賜不及罪戾滋多臣無任慙汗戰兢激切屏營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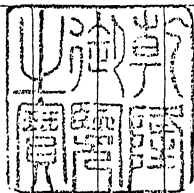
論保國公朱暉功次

今日蒙發下朱暉所奏臣等看得爵賞國家大事賞

當功則人勸賞不當功則人且議之朱暉所上功次紀
功御史既以為茫昧難考覆勘官兵科兵部皆以為無
顯跡而朝之輿論皆謂其功不實此而陞授後之人皆
將效尤姦偽日滋孰肯復捐軀赴敵為國家立功哉古
稱惜名器以待有功願陛下惜此名器俟後日邊臣有
真能為國立功者然後與之臣等與暉同為王臣亦有
交契然朝廷爵賞不敢徇私情而忘公義也取進止

論言官得罪

近者言官不識大體進言失次致陛下震怒相隨下獄
朝臣悚懼莫知所為臣等新受恩命職在輔導不敢不
言自古聖帝明王必優容言官以開言路所以通上下
之情防壅塞之禍蓋言之善而納之未見聖度之大言
不善而優容之乃為聖德之光今言官既知罪矣唯少
霽天威曲加寬宥使中外人情帖然安晏天下後世共
知聖度如天不以言語之故而罪人也其於聖德豈不
有光哉



震澤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_臣瞿 照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_臣常 循

謄錄監生_臣劉家瑛

欽定四庫全書

震澤集卷二十

明 王鏊 撰

奏疏

謝存問疏

嘉靖元年二月初四日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鏊謹奏為謝恩事伏蒙聖恩特降勅諭遣行人柯維熊存問併示優眷者臣久伏草莽忽聞詔使臨門有若自天而降先生巖壑歡溢里閭莊

誦聖書誨諭微悉閔臣以直道難容嘉臣以勞勩曾效
臣之寸衷特荷九重之知雖殞百身何能為萬一之報
乎隨欲赴闕陳謝而哀病侵尋恐顛越於道路乃敢具
疏以聞臣本樗材遭際聖朝亦嘗承乏內閣預聞國論
適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
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于野十有三年無復當世之
望矣恭遇陛下龍飛九五庶政一新海隅蒼生欣欣相
告復覩太平之治而草莽之臣又不意獲沾優老之典

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篇志欲效野人食芹之獻而無由今幸天恩下逮何敢復自疑外而以出位為嫌哉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起於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起於上下間隔所以為上下之交其道有二一曰講學二曰親政陛下即昨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廣廈細旃之上時召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日陳于前萬幾之暇惟是觀

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
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陛下
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下懸絕而不親
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
對從容咨訪生民疾苦政事得失使得日陳於前摠攬
乾綱不治微細接引忠賢不隔疎遠則自朝至暮無非
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
也講學則聖心日明親政則聖政日修君臣上下日周

旋於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
復見於今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輒效
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
心之道也惟陛下少留乙夜之觀如有可采采而行之
則臣雖即寘溝壑無復恨矣其講學親政二篇附奏以
聞臣不勝感恩激切屏營之至

講學篇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

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
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
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
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
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
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
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
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

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
緝熙於光明弼時仔肩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
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
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
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
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
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昧之
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爲然也漢光

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
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
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
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
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
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
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
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

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
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
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
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
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
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
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

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
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
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
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
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
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篇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

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
為泰上之情壅闕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
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
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
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
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
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
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
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
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
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馬路門
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馬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
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
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
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

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
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
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
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
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
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
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
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

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曰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

高閎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

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辭免恩蔭疏

臣以衰病待盡山林值陛下龍飛聿新庶政雖草莽之臣不見遐遺特遣使存問此三王養老引年之盛典三

代以後所罕見也具本謝恩又蒙溫旨褒嘉仍蔭一子
為中書舍人臣聞命之日且驚且媿伏念臣歷事累朝以
纂修講讀為職業曾無論思獻納之功及居鼎鉉志匡救
而未能遽引分而自退此固聖世之所宜棄也豈其垂
盡之日存被稠疊之恩自揣餘生無階上報况蔭子之
典朝廷所以待有功臣之譚陋亦預茲典則叨冒滋多
罪戾愈積揆之私情且所不穩天下公議其將謂何臣
所以聞命而驚受恩而愧者也况臣長男延喆先朝蒙

受中書舍人因病不能供職次男延素見任南京中府都事每以才不勝任欲自引退未敢季子方在幼學遽使入官則是未學而使之仕於臣有叨冒之罪於男有鰥曠之憂伏望聖慈察臣艱悃追寢誤恩以允公議臣無任感激天恩之至

震澤集卷二十